履園叢話

勾吳　錢泳　梅溪　輯

安安先生

先生姓金氏諱祖靜字會川一號定濤吳縣人雍正七年己酉以國子生薦舉引　見授戸部雲南司主事除廣西司員外遷雲南司郎中從大學士忠勇公傅經略金川佐理軍務　奏凱知四川敘州府事以親老改近省補山東濟南府知府擢濟東泰武道調運河兵備道又調浙江金衢嚴道陞貴州按察使年七十五致仕歸所居授經堂在

金閶門內之皋橋里築安安室以自居蘆簾棐几瓦枕藤
牀宴如也先生好讀書老而彌篤案頭嘗置五色筆見載
籍中有人地事蹟年月先後可疑者必釐而點乙之時作
蠅頭小楷撮記大要以便繙閱書法自幼模虞永興繼從
外舅楊大瓢先生遊專攻晉帖四十後由二王稍降趙集
賢而尤近文待詔羣從子弟以時相見問字必博徵古今
緣起根末終日無倦平居多禮而好儉常語人曰惟儉可
以惜福惟儉可以養廉起居飲食澹泊寡營溽暑祁寒不
爐不扇每日早起晚罷向夜覗火熒熒爲苦志明經所不

逮也所著有定濤詩文集十二卷趙秋谷沈歸愚兩先生爲之序藏於家年八十一卒　詠年十七曾受業於先生之門得與吳中賢士大夫游自此始也

隨園先生

錢塘袁簡齋先生名枚字子才少聰穎年十二能爲文嘗作高帝郭巨二論莫不異之乾隆元年先生遊廣西省其叔父於巡撫金公幕金公奇其狀貌命爲詩下筆千言遂大爲賞歎適是年有　詔旨舉博學鴻詞科金公專摺奏聞云有袁枚者年未弱冠經史通明足膺是選乃送入

京師當是時海內老師宿儒賢達之士計九十有八人而先生年最少天下駭然無不想望其丰采也居無何報罷旋中戊午科順天鄉試其明年成進士入翰林散館以知縣用分發江南年二十五耳越十年乃致仕築隨園于石頭城下擁書萬卷種竹澆花享清福者四十餘年著作如山名聞四裔年八十二而卒學者稱隨園先生云

抱經學士

盧抱經先生名文弨餘姚人乾隆壬申　恩科進士以第三人及第官至翰林學士邃于經學所著有儀禮詳校羣

先生勤于著述嘗與元和惠棟吳江沈彤研精經學有尚書後案周禮軍賦說十七史商榷蛾術編諸書選生平交遊之能詩者十二家爲苔岑集自刻所爲詩文曰西莊始存稾年六十餘雙瞽越十年雙目又明嘉慶二年卒於吳門世之言學者以先生爲圭臬云

竹汀宮詹

家竹汀先生名大昕字曉徵嘉定人乾隆甲戌進士官至詹事府少詹自廣東學政銜卹歸里掌教蘇州紫陽書院者十餘年其學無所不通所著有廿二史攷異金石文跋

尾十駕齋養新錄潛研堂詩文全集三統歷述諸書精深純粹貫綜百家是合惠戴兩家之學而集爲大成者也余嘗謁先生于書院中聽其言論娓娓不倦大江南北學者莫不推尊先生爲第一人其弟可廬先生名大昭爲太學生嘉慶元年舉孝廉方正著有廣雅疏義詩古訓兩漢書辯疑後漢書補表說文統釋諸書

蘭泉司寇

青浦王蘭泉先生名昶字琴德與王西莊吳竹嶼錢竹汀趙損菴曹習菴黃芳亭爲吳中七子中乾隆甲戌進士官

至刑部侍郎自儤值　內廷參與戎幕以至秉臯開藩蹐
秩卿貳遏歷中外者三十餘年並著懋績與　千叟宴
予告歸田年八十三而卒先生嘗東至　輿京西南至滇
蜀所至訪求金石延覽人材從征緬甸有功　賞戴花翎
而謙恭下士著作等身聞人有一才一藝者卽錄其姓名
籍貫細書小摺盛以錦囊各分門類每與人坐談一闡佳
士輒從錦囊中取出補之自古憐才愛士之誠未有如先
生者也著有述菴文鈔二十卷金石萃編一百六十卷又
類集所知識之詩與文爲湖海詩傳湖海文傳若干卷

二林居士

吳門彭尺木先生名紹升自號二林居士前兵部尚書啟豐第四子乾隆丁丑科與其兄紹觀同中進士未 殿試迨尚書公歿後遂閉關城東文星閣精心禪理闡揚淨業不復與人間事著書甚多如居士傳善女人傳諸作大半皆釋氏勸世普濟衆生之言古文宗法歸震川有二林居集二十四卷内有 國朝名臣小傳二十篇曾以上諸史館余嘗謁先生於文星閣必從門外擊磬三聲而後延入揮麈譚文終日不倦嘉慶元年七月忽作辭世偈一病而

歿

秋帆尚書

鎮洋畢秋帆先生負海內重望文章政績自具　國史乾隆五十二年先生爲河南巡撫六月廿四日夜湖北荆州府江水暴漲隄潰城決淹沒田廬人民死者以數十萬計七月朔日得襄陽飛信先生即於是日先發藩庫銀四十萬兩星夜解楚賑濟一面奏　聞　高宗皇帝大加獎賞以爲有督撫才不數日即擢授兩湖總督兼理巡撫事務詠時在幕中親見其事先生爲人仁而厚博而雅見人

有一善必咨嗟稱道之不置好施與重然諾篤於朋友如蔣莘畬程魚門曹習菴諸公身後事皆爲料理得宜雖千金不顧也家蓄梨園一部公餘之暇便令演唱余少負戇直一日同坐觀劇謂先生曰公得毋奢乎先生笑曰吾嘗題文文山遺像有云自有文章爾正氣何曾聲妓累忠忱所謂大德不踰閑小德出入可也余始服其言時和公相聲威赫奕欲令天下督撫皆欲奔走其門以爲快而先生澹然置之五十四年夏和相年四十自宰相而下皆有幣帛賀之惟先生獨賦詩十首並檢書畫銅甆數物爲公相

壽余又曰公將以此詩入氷山錄中耶先生默然乃大悟終其身不交和相六十年二月貴州苗民石柳鄧湖南苗民石三保等聚衆刦掠人民震恐先生聞之卽馳赴常德籌辦滅賊之計事旣平尙駐辰州以積勞成疾卒于當陽旅館年六十七後二年和相果伏法先生著作甚多一時不能盡記尤好法書名畫嘗命余集刻經訓堂帖十二卷海內風行至今子孫尙食其利云

夢樓太守

丹徒王夢樓太守名文治字禹卿乾隆二十五年進士第

三人以翰林侍講出知臨安府其未第時嘗爲侍讀全公魁幕客冊封琉球有海天遊草太守旣工書法詩亦深純精粹遠過時流有夢樓詩集二十四卷袁簡齋太史謂其細筋入骨高唱淩雲非虛語也其書亦天然秀發得松雪華亭用筆至老年則全學張即之未免流入輕挑一路然較劉文清梁侍講兩公似有過之無不及耳

竹嶼中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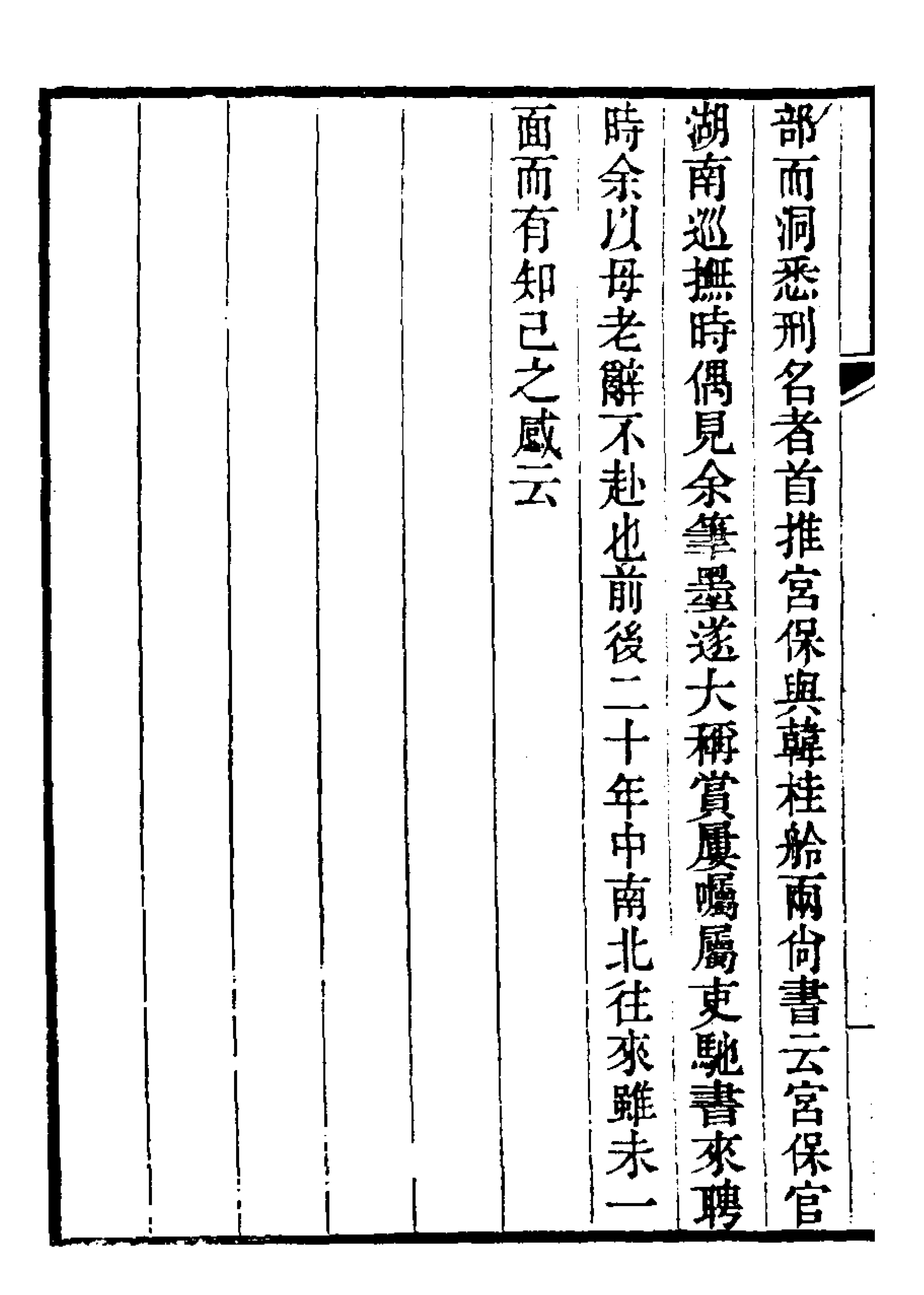
長洲吳竹嶼先生名泰來字企晉爲吳中七子之一中乾隆庚辰進士與秋帆尚書同年二十七年　召試進內閣

秋室學士

仁和余秋室先生名集乾隆丙戌進士官至翰林學士先生爲人端雅修潔工書畫尤精于人物歷典鄉會試以病告歸爲大梁書院山長既又爲蕺東書院山長年八十餘尚能作蠅頭小楷没於吳門

杜薌宮保

元和姜杜薌宮保名晟字光宇爲前明給事中埰四世孫家赤貧忍饑勵學中乾隆丙戌進士除刑部主事歷官刑部尚書湖廣直隸兩省總督加太子少保吳中科第官刑



部而洞悉刑名者首推宮保與韓桂舲兩尚書云宮保官湖南巡撫時偶見余筆墨遂大稱賞屢囑屬吏馳書來聘時余以母老辭不赴也前後二十年中南北往來雖未一面而有知己之感云

榕皋先生

吳縣潘榕皋先生名奕儁字守愚少聰穎年十六以商籍補仁和縣學生中乾隆壬午鄉榜己丑成進士及殿試名列第七以引見不到降附三甲末迨御試保和殿欽定第十名以內閣中書用補官十餘年除戶部主事遂拂衣歸自此林居四十餘年讀書評詩遊心物外怡然樂也道光壬午歲重赴鹿鳴己丑歲又將重赴瓊林時年已九十矣以兩江總督大學士蔣公攸銛奏陳奉旨加四品卿銜著加恩免其進京以示體恤耆儒之至意是

年適遇　覃恩胞姪世恩以所得一品封典　貤封光祿大夫先生生一子名世璜中乙卯探花亦授戸部主事兩孫俱補博士弟子員嘗賦紀　恩詩十首海內名公卿和者甚衆莫不榮之所著有三松堂詩文集若干卷行於世

泳自束髮遊吳門與先生爲忘年交往還最密相知亦最深嗚呼若先生者可謂五福兼備者矣

二雲學士

邵二雲先生名晉涵餘姚人乾隆辛卯科會元五十七年余初入京師謁見先生于横街寓第時官翰林侍講爲人

樸野德行恂恂今之召伯春也而經學之修明文章之通達實鮮其匹是時蕭山王南陔中丞尙爲秀才常在先生坐中遇之劇談古今每至竟日所著爾雅正義可補邢昺之陋略又有公羊傳孟子義疏諸書未傳于世

蠏堂少宰

嘉善家蠏堂少宰名樾中乾隆壬辰進士歷官至吏部左侍郎少工書法歷踐淸華年七十餘自營生壙一切飾終之具皆自經理一日早起命家人將書籍筆硯字畫什物及生平玩好之具盡行點檢關鎖封固若將有遠行者遂

坐後堂翛然而逝余見少宰爲翰林時其貌絕似趙榮祿畫像過五十後兩耳下忽添長鬚至七十餘鬚髮俱白惟兩耳下鬚尚黑亦罕見者少宰歿後二十年其令子熙屬余刻神道碑立於墓左裴亶丙舍者三日而去時道光壬辰四月也

芝巖太史

吳縣范芝巖太史名來宗字翰尊爲宋文正公後中乾隆乙未進士入翰林告歸時年五十餘矣范氏故有義莊積逋累累不能贍族中咸推先生爲主奉淸釐整頓一秉至

公不三十年增置良田一千八百餘畝市廛百餘所每歲可息萬金文正公墓故在河南洛陽縣之萬安山文正祖墓在蘇州之天平山俱煥然一新而子孫之窮困者例給錢米一切喪葬助恤考試之費俱倍加自此義莊又復振興皆先生力也年八十一卒著有治園詩藁十八卷

魚山比部

馮魚山先生名敏昌廣東欽州人中乾隆戊戌進士入翰林改戶部主事丁外艱冋籍爲南海書院山長卒于羊城先生之學經經緯史而詩歌古文金石書畫亦靡不貫綜

欽州在中華極南地接連交阯有明至今從無科第得之自先生始也京師士大夫咸稱爲南方之學云

杜郇觀察

吳杜郇先生名紹浣安徽歙縣人世以鹽筴爲業寓揚州已百餘年家道殷富乾隆乙未戊戌兩科先生與其兄紹燦同中進士入翰林先生精于賞鑒所藏法書名畫甚多當時如彭南昌董富陽王韓城劉長沙諸相國所貢圖籍書畫必經先生品題而後奏進家有顏魯公竹山聯句徐季海朱巨川告懷素小草千文王摩詰輞川圖貫休十八

應眞象皆世間希有之寶至宋元明人其次焉者也嘉慶初年余每到邗上輒主其家而先生喜余之至亦必掃榻以待之後家事中落不得已報捐觀察補河南南汝光道卒於官

秋史侍御

揚州江秋史侍御前安慶太守恂子中乾隆庚子恩科進士第二人博雅能詩尤嗜古碑帖自周秦兩漢魏晉六朝唐宋元明金石文字搜羅殆遍余于乾隆壬子年在京師始識之時秋史丁太守公艱賦閒無事時相過從語必

終日不知誰爲賓主也忽以青田石一塊高二三寸許碌爲漢碑式極古雅上刻云君諱德量字量殊江都人太守君之元子也舉進士官御史世精古文金石竹素靡不甄綜乃于乾隆五十七年霜月之望刊茲嘉石以傳億載其明年將服闋卒于京師咸以爲碑讖云

平階中丞

淸平階中丞名安泰滿州鑲黃旗人中乾隆辛丑進士爲人謙雅能詩歌淸新有法喜隸書亦蒼勁入古而政事修明雖猾吏莫能煬其竈也中丞殁後公子尙幼其青衣李

某爲刻其詩蒳溪相國序之

淵如觀察

孫淵如觀察名星衍陽湖人父勳舉人爲山西河曲令觀察生之夕祖母許夢星墮于懷因以名之幼聰頴年十餘齡能背誦昭明文選不遺一字比長肄業金陵鍾山書院袁簡齋太史屢稱之曰天下清才多奇才少今淵如乃天下奇才也一時名士如楊西禾洪稚存顧立方錢獻之汪容甫趙味辛呂叔訥楊蓉裳黃仲則何南園方子雲儲玉琴汪劍潭輩皆爲傾倒觀察尤好山水之遊金石之學錯

綜經義泛覽百家以及釋道諸書莫不賅貫原始要終先達中如王西莊朱竹君錢辛楣王蘭泉姚姬傳趙雲松諸先生亦莫不賞異之也乾隆五十一年始舉於鄉明年成進士對策稱　旨以第二人及第授編修充三通館校理散館以刑部主事用旋陞員外除郎中總辦秋審處每有疑獄平反核讞全活甚多出爲山東兗沂曹濟道權臬使治行廉平活死罪誣服者十餘輩亦不以之罪縣縣官曰縣官實不盡明刑律皆僚幕誤之也是以山左吏治爲之一變丁母艱後不復出買屋金陵築五松園將爲終老計嘗

道延爲主講如揚州之安定紹興之蕺山西湖之詁經精舍造就後學問学者千餘人一時推爲學者嘉慶八年爲貧起官補授山東督糧道請開東省水利宣泄衞河以滋漕運增給兵米以恤滿營又以先儒伏生鄭康成有功聖學直在唐宋諸儒之上請立博士俾膺承襲上之撫部其後劉學使鳳誥又以邱氏爲左邱明後與伏鄭並置博士俱奉部駁未得行公事之餘惟與二三同志稽古論文著書刻書爲事他如伏犧陵陽陵柳下惠閔子曾點澹臺滅明諸墓以及季桓子井皆搜求遺逸立石表之俾不失墜

又創建吳將孫子祠於虎邱重建烈愍祠于金陵於金壇九里鎭搨得孔子延陵十字碑於句容得三國吳葛府君碑及梁天監井欄文於德州得北魏高湛碑插架盈箱神與古會十六年辛未引疾歸金陵奉侍河曲公又五年而卒年六十有六公生平最喜刊刻古書籍有平津館叢書若干卷

蘭士太守

靈石何蘭士太守名道生與其弟元烺俱中乾隆丁未進士其爲人也溫純縝密其行事也嘐襟爽朗其爲詩文也

磅礴渾灝不名一格要能鎔鑄古今以自抒其性靈嘉慶五年嘗爲山東巡漕御史適余由水路入都歡聚於南池行館者凡四五日飲酒賦詩爲一時佳話後出知九江丁外艱服滿遷知寧夏卒于官著有方雪齋詩集十二卷

宜泉太史

大興翁宜泉太史名樹培覃溪先生子乾隆丁未進士入翰林博雅好古能傳家學尤明于錢法凡古之刀幣貨布皆能辨識所著有泉幣考較洪遵泉志精博殆過之聞某處有一古錢雖遠道必躬自往訪以爲快其天性然也後

記名以繁缺知府用未至官而卒

仲子教授

凌仲子名廷堪海州板浦人其父係海上竈戶也仲子年十餘歲未嘗上學至十三四偶逢讀書人輒喜切三問四遂以水滸傳熟讀通部不移一字廿餘歲遊京師始見知于翁覃溪先生自此淹貫百家邃于三禮天文律算之學所作詩歌沉博絕麗古文經解亦皆有根據而尤長于詞曲雖老宿見之亦爲俯首都人士知其才咸佽助之捐監應順天鄉試不中乾隆戊申歲余往汴梁遇于畢秋帆中

丞幕中兩眼若漆奇談怪論咸視爲異物無一人與言者
嘗與余同居一室聽其言論之刻觀其文章之妙遂謂仲
子曰以君之才必中進士然少福澤當自勉之耳至壬子
癸丑果連捷中會榜第四後補寧國府教授丁母艱窮甚
竟無子

香杜舍人

長洲蔣香杜舍人名廷恩初名棠字蕚輝乾隆四十年余
年十七始見舍人于吳門井儀坊胡恪靖公家舍人長余
七歲當時已爲吳中名士與顧西金張淸臣吳玉松石竹

堂韓聽湫王鐵夫沈芷生輩齊名迨諸公相繼登第鐵夫亦應
召試舉人而舍人仍困場屋不得已走京師館質郡王府至嘉慶庚申始中順天鄉榜旋充正黃旗覺羅官學教習屢試禮部不第乃竊自念曰今潘芝軒世恩吳棣華廷琛兩殿撰皆見其爲兒童嬉戲時今且爲大僚矣擬取廷恩兩字改名或有得也乃己卯
恩科果中進士
朝考列第二授內閣中書時年已六十八矣舍人少聰顥十一歲嘗謁沈文慤公于里第公以近作詩命和舍人援筆立成有馬依古道嘶殘月蟬寄高枝噪晩風之句遂大

加稱賞舍人之學無所不精所著有晚晴軒筆述二十卷愛日堂文稿二卷又晚晴軒詩集並駢體文集各數十卷俱未刻道光壬午十一月舍人薄遊淮甸猶與余相遇于揚州歸而卒于家年七十一

鶴侶比部

長洲褚鶴侶先生名寅亮字搢升乾隆十六年　召試舉人官刑部員外郎傳惠氏之學一以注疏爲歸精于三禮兼通公羊春秋蓋何休之學久無循集者惟先生與武進莊侍郎存與能會其說年六十餘乞假回吳爲龍城書院

山長著書甚富俱未刻子鳴翽號觀亭以孝廉爲湖北通山縣知縣能傳家學

十蘭判官

嘉定家十蘭先生名坫字獻之兄塘中乾隆庚子進士先生以國子監生中式乾隆甲午順天副車就職州判巡撫畢公奇其才奏留陝西補乾州直隸州州判先生自幼通于小學及長博極羣書於漢唐先儒之學無不洞悉底蘊穿穴訓詁斷以謹嚴著作宏富無一字苟牽非深信確據者不著于篇也尤精篆籀之書頗自負嘗刻一小印曰斯

冰之後直至小生晚年病風痺罷官以左手作書饒有古趣所藏金石文字三千餘種既老且貧皆以易米其初仕關中時嘗貽余書云奉七十五歲之老親作三千餘里之羈客官二十年始歸而母夫人康健如故也初先生在關中兼理武功縣印值白蓮教匪滋事溢出郿縣斜谷口直竄盩厔盩厔距武功不過六十里中界渭河嘯聚行來焚燒殺掠邑之民大恐先生率縣人武進士楊君糾鄉勇萬餘人分據要害賊覼望不敢渡時嘉慶三年正月二十日也至廿六日二更忽有騎馬賊二十餘突至縣之北門先

生急啟門縱兵殲之生擒其三人旋訊伏梟示益增置軍器弓弩淬以毒藥晝巡夜守凡十二日未嘗解衣賊始去危城以全州人宋某者有富名有地當衢州民爭之者前後數百人訟起于乾隆七年其家已易兩世屢定讞屢控不已案牘山積先生至獨不以利動曲折諭之宋乃悅服竟捐地爲衢訟以息此皆卓然可紀者未可以文章而掩其功績云

蓉莊都轉

吾邑秦蓉莊先生名震鈞幼貧苦以國子生充謄錄得議

欽授山東臨淸州判値賊匪王倫作亂陷壽張陽穀逼近
州城時先生權州事戒備堅守不爲動凡十七晝夜會
欽差大學士舒公赫德統大兵會勦適是夜大霧哭聲震
野城中爇火覘之見數千人奔城下環呼乞命官軍疑爲
賊將發鎗炮秦曰不可來城下者皆難民也開門納之苟
有不測吾任其咎然猶懼奸人之混入也乃使勁兵數百
人排列城門左右兵刃如雪祇許老弱及婦女先進城其
餘留在城外天明再盤查而後入分置各廟住宿給以食
全活者無算賊旣平以守城功擢州刺史繼調高唐平度

陞陝西平涼府知府旋擢督糧巡道至兩浙都轉運使嘗倣范文正義莊之例置田千畝以贍族人秦氏自有明以來科甲而富有者無算未嘗有此舉也先生能書得張天瓶司寇法嘗聚古今名蹟刻寄暢園法帖十卷

香洲先生

吳縣蔣香洲先生名耀宗字思彥前光祿少卿文瀾孫刑部員外曰檁子以國子生遵豫工例報捐知縣歷任廣東湖南知縣歷廣州府同知又陞澧州皆以事去職先生任石城時有監生曹某以殺人繫獄曹故鄉居比鄰張某素

無行縣役諳張催糧張不能應時已薄暮偕役告貸於曹推户入則張之父死門内血蹟淋漓張遂大呼曹殺其父急告縣中先生閱案牘宣言曰死於門内曹殺何疑當就鄉親勘忽命輿大搜張室得木杵於牀下血痕殷然尺寸與格傷合遂定以凌遲詳報蓋子致父死潛納尸門中役適蹤至詭言告貸寔欲其作証人雖疑張莫之肯直也曹感再生恩且悔過乃輸金修其村中之觀音閣旦夕焚香曰我非自求福願祝我將父母子子孫孫富貴壽考也後令邵陽署祁陽皆有惠政民德之子厚培官廣西桂林府

通判元復乾隆丁酉舉人官山西榆次縣知縣萬官嘉慶辛酉進士官河南封邱縣知縣調任孟縣先生有堂弟名曾煸字德昭亦積學礪行有醇儒風余總角時尙見其在學舍中誦讀也後兩子俱成進士長泰階由中書歷官監察御史次慶均由庶吉士歷知河南杞縣陞補知州年八十三而卒

艮庭徵君

余於乾隆甲辰乙巳之間教授吳門始識江艮庭先生先生爲惠松崖棟入室弟子時年七十餘古心古貌崇尙經學余嘗雪中過訪見先生著破羊裘戴風巾正錄尙書集

注音疏筆筆皆用篆書雖尋常筆札登記亦無不以篆讀者輒口噤不能卒也嘗言許氏說文爲千古第一部書除九千三百五十三字之外無字除說文之外亦無學問也其精信如此畢秋帆尚書聞其名延至家校劉熙釋名亦用篆書刻之生平不作詩賦時文而好塡詞有烏雲春山櫻桃藕簪金蓮諸闋柔情旖旎又絕似宋元人筆墨潘榕皐農部云覩艮庭所學决非西漢以後人不謂其老樹尙能著花也嘉慶元年舉孝廉方正年八十餘而卒

憖堂明府

金壇段懋堂先生余於乾隆五十年三月始識之後先生
卜居吳門時相過從其學無不貫綜初受業於戴東原以
顧亭林江慎修兩家之學攷證音韻定古音爲十七部條
分縷析成爲一書曰六書音均表實能窮文字之源流辨
聲音之正變復以許叔重說文解字十五篇爲之注疏且
以發明二徐爲說文解字注䆁諸家之說袪後學之疑攷
祏祏垂三十年始得成書自有說文以來莫有備于此
者先生名玉裁字若膺以孝廉官貴州玉屏縣知縣有政
聲

端卿刺史

元和顧端卿先生名元揆中順天鄉試爲果親王賓客除浙江龍泉令擢紹興府南塘通判顏其堂曰吏圃自課其子日坐堂皇據案著書儼如學舍陞羅平州知州未赴任適丁繼母憂服闋起補黔西州知州端卿居官不名一錢而清俸無多猶時時分給寒苦雖盎無儲粟弗顧也老年益自刻勵終日賦詩作畫猶不輟云

子居明府

武進惲子居明府名敬乾隆癸卯舉人其先爲漢平通侯

楊惲因名爲氏惲之子梁相遷毘陵自漢至今未嘗他徙
南田翁其族也予居以官學教習出爲浙江富陽知縣其
爲官也剛方正直淸廉自守而訟斷如流雖老吏莫能窺
其奥一時有神君之目與同邑張皋聞爲莫逆交兩人俱
以古文自命而予居之文尤爲傑出以韓歐爲宗以理氣
爲主如長江大河浩乎其不可測也丁艱起服後歷官江
西瑞金新喻知縣卒以剛方爲上官所忌詿誤後隨一僕
遨游山水間數年而卒余嘗有書寄之云昔司馬子長有
言如方柄欲納圓鑿其能入乎亘可歎也

春嘘叔訥兩明府

陳春嘘名祖陽湖人入籍大興中式順天鄉試出爲浙江知縣歷署桐鄉秀水餘姚諸縣事皆有惠政在餘姚時有仙壇一所相傳陽明先生嘗降此壇春嘘素不信爲駁詰數事乩中俱能辨雪乃大服請受業爲弟子一日早起忽見陽明先生現形脩髯偉貌高冠玉立而面如削瓜遂下拜已不見矣因手摹一像凜凜然有生氣余嘗見之雖老畫師不及也春嘘學問淹博不特明於政事凡古文詩賦詞章及書畫藝術諸家無不通曉而尤邃于地理及兵家

言眞經濟才也後補奉天錦縣縣中俱習武俱不讀書春
皥爲立書院涵濡教育不二三年中式者數人嘉慶十一
年　仁宗巡幸關東獻賦者十六人文教從此大興任
錦縣七八年圖治益精士民感德爲立生祠卒於官年未
五十耳
呂叔訥名星垣爲毘陵七子之一　國初呂殿撰宮之後
也以明經官海州學正得保舉爲直隸邯鄲縣知縣余戲
寄一詩云自笑書生骨相寒出門何處是邯鄲早知富貴
原如夢誰肯將來作夢看愁緒苦長鬚髮短功名容易別

離難君家老祖如還在爲我先求換骨丹叔訥著書甚富尤長於詞曲嘉慶己卯　萬壽嘗塡康衢新樂府傳奇爲世所稱

大紳先生

吳郡汪大紳先生名縉其先休寧人入籍爲吳縣學生好爲古文覃思奧賾游刃百家積滿而流沛然無阻嘗爲建陽書院山長以正學導諸生生平志趣殆不可測自作無名先生傳與瑞金羅臺山長洲彭尺木爲莫逆交三人皆通禪理大約以釋氏爲指歸者也

青湖先生

杭州朱青湖先生名彭工詩著有抱山堂詩集十卷武林名士半出其門先生又有南宋古蹟記若干卷搜羅頗富寄託遙深一生心力盡萃於此嘉慶丙辰冬不戒於火惜哉

謙士侍郎

侍郎爲上海趙光祿文哲少子名秉沖字硯懷號謙士由國子生　召入懋勤殿行走以勤慎著　欽賜舉人授內閣中書　南書房供奉久歷部科卿寺累官戸部右侍郎

加翰林銜亦異數也侍郎博雅嗜古工篆隸能模印尤好金石書畫之學嘉慶十三年七月余在英相國所寓之近光樓時侍郎亦在澄懷園朝夕往還以金石相切磋怡然樂也十九年卒於京師有　卹典

咊辛司馬

趙懷玉字億生江南陽湖人爲恭毅公申喬曾孫少讀書刻厲爲學家本素封以乾隆四十五年　高宗皇帝南巡獻賦　賜内閣中書擢侍讀出爲山東青州府同知以母憂去官家漸貧益自刻厲發爲文章粹然而純淵然而

雅一以韓歐爲宗所著有亦有生齋文集二十四卷詩詞集若干卷

淥飲先生

鮑廷博字以文安徽歙縣人少習會計流寓浙中因家焉以冶坊爲世業而喜讀書載籍極博乾隆三十八年詔求天下遺書廷博獨得三百餘種賚浙江學政王杰上進奉旨以內府所刻圖書集成一部賜廷博鄉里榮之廷博嘗校刻知不足齋叢書二十四集嘉慶二十年流傳禁中仁宗見之傳諭撫臣曰朕近日讀鮑氏叢

書亦名知不足齋爲語鮑氏勿改朕帝王家之知不足鮑氏乃讀書人知不足也迨廿五至廿八集進　呈有　旨欽賜舉人傳爲盛事年八十四卒於家

晉齋文學

趙魏字晉齋浙江錢塘人諸生精於金石文字今之趙明誠也家貧無以爲食嘗手抄秘書數千百卷以之換米困苦終身

曼生司馬

陳鴻壽字曼生浙江錢塘人以明經　朝考得知縣揀發

廣東兩江總督鐵公保　奏留南河効力久之補溧陽縣知縣多惠政擢河工海防同知卒於任曼生幼聰穎能詩工書精篆刻得丁敬身之法雅好賓客傾襟聯蓺所在咸集逌然樂也年五十餘卒

枚菴先生

吳枚菴先生名翌鳳長洲人少爲諸生工詩家甚貧以館穀自給嘗手抄秘書至數十百卷無倦色乾隆五十年吳中大饑乃攜其母夫人暨妻子出遊歷湖北湖南廣東江西諸省凡二十餘年無所遇母已百歲枚菴亦七十餘矣

余嘗書楹帖贈之云賣賦卌年惟奉母浪遊千里爲尋詩晚年家居彷漁洋感舊集之例選平生交遊之詩曰懷舊集十八卷又卭須集十八卷吳梅邨詩集箋注二十卷

二陸先生

吳門陸西屏先生名超曾幼通文史補長洲學生家本素封能詩嗜古所藏法書名畫甚多與其弟白齋先生更唱迭和殆無虛日所居曰鴨藍半舫每得一書一畫必相對終日怡然樂也後以子姪輩不克家各移居處圖籍亦星散無餘矣

陸白齋先生名紹曾字貫夫工篆隸書精於賞鑒余幼時
喜八分嘗師事之先生平生所見碑帖字畫皆爲抄錄成
編凡二十四函曰續鐵網珊瑚曰吉光片羽又有不惑編
名扇錄遊杭書畫錄刻碑姓名錄及撑雲龍烟記之類皆
作小楷書其精勤於翰墨如此畢秋帆尚書以千金購得
之

雪樵總戎

陳廣寧字靖侯號默齋浙江山陰人少讀書能詩乾隆五
十二年得其從父聖傳辦䕃世襲雲騎尉咨部引　見著

回標學習期滿攝紹興都司時制府伍公閱兵至浙東廣
寧執弓矢五發俱中以是知名五十八年四月又攝象山
左營守備象山在東海中忽有大樓船三停泊錢倉疑海
寇至合城驚駭廣寧乃攜二卒駕小舟出洋查詢乃西洋
暎咭唎夷船來貢獻者也遂上船呼其譯者夷人皆窄衣
羽帽兵刃如雪廣寧從容語譯者先宣我中華　大皇
帝威德故特遣官護視汝國來　朝之意宣畢就賓席晤
兩貢使兩貢使點頭聾服頻行以金盤奉寶貨數種一無
所受嘉慶元年有　詔舉孝廉方正鄉先生同爲保薦廣

耆舊　　　　　　　　　　　　　　　　　　　　　　　　　三

寧力辭不就曰盛名非所宜當今供職軍門報　恩有藉豈敢與耆儒競進耶是歲溫台所屬屢遭海寇剽掠商民巡撫吉公親赴督剿廣寧隨往一切軍書奏摺皆出其手蕆功旋省補海昌海防守備其地濱海風雨潮汐出入尖山塌山范公塘等處每歲修築動費鉅萬撫軍諭廣寧分任其事八年春援工賑例捐陞階級選福建督標右營叅將旋以大府保舉擢本標中軍副將時海盜蔡牽正弄兵海嶠刼掠民船廣寧從事軍需局旋奉大府檄出五虎門巡視洋面颶風大作波濤山湧不避險阻徧歷島嶼隨壯

烈伯李公長庚商滅賊計目營指畫咸中款要李大悅視
廣寧有文武才十二年冬署汀州鎮總兵官又繼署建寧
漳州兩鎮總兵官皆能整飭兵弁巡邏海島聲威肅然十
八年有　旨擢安徽壽春鎮總兵入　覲　仁宗召對
詢廣寧出身履歷　頒賜克什抵任未幾又調山東兖
州鎮總兵其明年兖屬游飢廣寧與郡守捐廉施粥又預
貸府庫普加賑給活者甚衆九月十日忽得直隸長垣教
匪倡亂之信卽挑選精兵起行前往行至鉅野又聞定陶
曹縣有戕官陷城之事而金鄉又復告急當卽分兵派守

一面飛調各營兵齊赴曹州聽候守禦時曹人惶惑一日數驚廣寧親督諸將搜查奸宄復檄附近各州縣團練鄉勇嚴加防衛以待大軍旋獲賊匪王朝棟等二十餘名梟首賊聞之少却而金鄉之圍亦解當是時山東巡撫童公興提兵亦至曹州奉　廷寄現在大軍未集總兵陳廣寧毋得輕自赴敵等語廣寧聞之益加奮勉時各路賊匪方竄東明據滑縣圍濬城勢甚張毘連三省廣寧以本標將士可用請先擊賊防其蔓延合一以入東境遂率兵分三路兜剿自㑹山至安陵集且殺且追殲賊無算及全軍告

捷而東省以安時有嫉之者評于經畧某公遂叅劾之
仁宗知其賢置不問調任雲南騰越鎮總兵廣寧奏言
今開州未平滑縣未破請暫留軍營俟大功告成再赴新
任奉　旨依議適拏獲僞知府王學禮僞總兵朱文盛等
一百七十八名亦附片奏　聞十二月滑縣平撤兵回兗
交印信星夜進京　上召見詢山左戰功勞績奏對稱
旨又　賜克什等物　諭云滇江重寄毋得稍延廣寧
即日出都兼程遄發行至潛江卒年五十廣寧孝悌性成
篤於朋友而文章詞翰金石圖書無不精心研究著有壽

時朝貴如韓城大興諸城三相國韓桂船黃左田兩尙書以及袁簡齋梁山舟王夢樓三太史皆稱之

秦參將

有秦標者盱眙人少爲縣中吏嘉慶初年同房科某以賑濟侵蝕事下獄罪應軍向秦大哭曰吾上有老母妻年少且無子如我行君爲我周急之雖死他鄉亦所感激也秦慨然曰吾惟一身無所累願代子行遂自於官改供自認乃發遣秦中適教匪滋事川楚蔓延陝西一路荆棘秦充鄉勇以協官兵屢得功議叙爲守備越三年教匪平而軍

年亦滿遂回鄉初補千夫長屢擢至海州錢家坎都司旋陞儀徵參將泰通文墨有將畧能通詩古文詞畫山水花卉亦頗得生趣余在淮陰都督府識其人暢談者久之儼然一書生眞奇人也

五福

勾吳　錢泳　梅溪　輯

洪範五福以壽爲先有富貴而壽者有貧賤而壽者有深山僻壤衲子道流修養而壽者未必盡以爲福何也今有人壽至八九十過百歲者人視之則羨爲神仙爲人瑞已視之則爲匏繫爲贅疣至於親戚故舊十無一存舉目皆後生小子不知誰可言者且世事如棋新樣百出並無快樂但增感慨或耳聾眼瞎或齒豁頭童或老病叢生而沉

吟於牀褥或每食哽噎而手足有不仁雖子孫滿前同堂五代不過存其名而已豈可謂之福耶

洪範五福富居第二余以爲富者極苦之事怨之府也有貴而富者有賤而富者有力田而富者有商賈而富者其富不一其苦萬狀豈曰福乎葢做一富人譚何容易必至殫心極慮者數十年捐去三綱五常絕去七情六欲費其半裁如失金珠拔其一毛有關痛癢是以越慳越富越富越慳始能積至巨萬稱富翁若慷慨尚義隨手揮霍銀錢易散不能富也或駁之曰力田商賈之富或致如此若今

之吏役長隨包漕興訟之輩有一事而富者有一言而富者亦何必數十年殫心極慮耶余荅之曰予不見吏役長隨等人中有犯一事而窮者矣或一死而窮者矣總之如溝澮之盈氷雪之積其來易其去亦易若力田商賈之富譬如鬭河作壩聚水成池然不可太滿一旦風雨壩開亦可立時而涸要知來甚難而去甚易也

洪範五福其三曰康寧蓋五福之中康寧最難一家數十口長短不齊豈無疾病豈無事故今人既壽矣既富矣而不康寧以致子孫寥落訟獄頻仍或水火爲災或盜賊時

發則亦何取乎壽富哉

或問云壽富非福何者爲福余則曰壽非福也康寧爲福富非福也攸好德爲福人生數十年中不論窮達苟能事行樂知止足亦何必耄耋期頤之壽耶苟能足衣食知禮節亦何必盈千累萬之富耶

人生全福最難雖聖賢不能自主惟攸好德却在自己所謂故大德必得其位必得其祿必得其名必得其壽也然人生脩短窮達豈有一定寧攸德而待之毋喪德而敗之可也

有生前之福有死後之福生前之福者壽富康寧是也死後之福者留名千載是也生前之福何短死後之福何長然短者却有實在長者都是空虛故張翰有言使我有身後名不如卽持一盃酒其言甚妙

三教同源

儒家以仁義爲宗釋家以虛無爲宗道家以淸靜爲宗今秀才何嘗講仁義和尙何嘗說虛無道士何嘗愛淸靜惟利之一字實是三教同源秀才以時文而騙科第僧道以經懺而騙衣食皆利也科第一得則千態萬狀無所不爲

衣食一豐則窮奢極欲亦無所不爲矣而究問其所謂仁義虛無淸靜者皆茫然不知也從此秀才罵僧道僧道亦罵秀才畢竟誰是誰非要皆俱無是處然其中亦有稍知理法而能以聖賢仙佛爲心者不過億千萬人中之一兩人耳

天道人道

自古言天道者皆以吉凶禍福喻之余以爲天道即人道人道即天道天道不可强也人道不可挽也何以言之以堯舜之仁而其子皆不肖以禹湯之仁而不能不生子孫

如桀紂者以文武之德旣生周公復生管蔡以孔子之聖而幼喪父老喪子棲棲皇皇終其身無所遇以顏子之賢年三十二而卒皆不可强也不可挽也天地生物者也而有水旱疾疫兵戈之慘人心至靈者也而有貧賤夭殤殺戮之虞故曰天道卽人道人道卽天道也

君子小人

君子小人皆天所生將使天下盡爲君子乎天不能也將使天下盡爲小人乎天亦不能也易曰君子道長小人道消然則小人道長君子道消此天地之盈虛亦陰陽之運

會也

行仁義者爲君子不行仁義者爲小人此統而言之也而不知君子中有千百等級小人中亦有千百等級君子而行小人之道者有之小人而行君子之道者有之外君子而內小人者有之外小人而內君子者有之不可以一概論也

寬容密察

天地之道尙寬容故君子小人並生鬼神之道尙密察故爲善爲惡必報帝王者卽天地也天地不寬容則人民擾

亂人臣者卽鬼神也鬼神不密察則姦先縱橫

富貴貧賤

富貴如花不朝夕而便謝貧賤如草歷冬夏而常青然而霜雪交加花草俱萎春風驟至花草敷榮富貴貧賤生滅興衰天地之理也

大處判小處算此富人之通病也小事諳大事玩此貴人之通病也而皆不得其中道所以富貴之不久長耳余嘗論好花如富貴秖可看三日富貴如好花亦不過三十年能於三十年後再發一株遞謝遞開方稱長久然而世豈

有不謝之花不敗之富貴哉

富者持籌握算心結身勞是富而仍貧貴者昏夜乞憐奴顏婢膝是貴而仍賤如此而爲富貴者吾不願也

五穀蔬菜

五穀蔬菜之屬見於經史子集者不少或古有而今無或古無而今有余每爲留心又將爾雅及明人之農圃六書彼此詳校乃知古今名色各有不同葢五穀蔬菜必順土之性因地之宜始能蕃植然亦隨時更換總無一定猶之禹貢所載厥田惟上上者今爲下下厥田惟下下者今爲

上上也

鳥獸草木

余五六歲時先君子教以爾雅所見之鳥獸草木皆能辯識及長奔走四方所見之鳥獸草木又各各不同至五十以後偶返故鄉忽園中墮一鳥紅頭白尾長足短翼又有草花叢埜蒼翠纏藤黃白可愛俱是少時未經見者乃知天地生物遞更遞換不可以一律拘也人自不留心耳以此觀之唐虞三代之鳥獸草木與今時之鳥獸草木不知其幾經變改但以古書圖畫證之聚訟紛紛實隔千里

援墨入儒

業師金安安先生有句云一官騙得頭全白推此而言人生富貴功名聲色貨利以至翻雲覆雨之事何莫非騙局耶甚而騙到身後之名可悲也故佛家有五蘊皆空六根清淨之說爲之一筆鈎消甚屬暢快然余以爲畢竟六根清淨始可立聖賢之基果能五蘊皆空方與言仁義之道若一入騙局便至死而不悟矣斯言也並非援儒入墨直是援墨入儒

忠厚之道

人之誠實者吾當以誠實待之人之巧詐者吾尤當以誠實待之乃爲忠厚之道莫謂我之心思人不知之也覺人之詐不形于言此中有無限意味

覆育之恩

錫山北門外冶坊有名王仙人者愛畜珍禽奇獸羣呼之曰仙人乾隆已酉六月余與仙人遇于漢口見其寓中養一小鹿甚馴架上有白鸚鵡能言天子萬年吉祥如意等語自言嘗得一彌猴高不過六七寸與老母雞同宿猴索食雞啄庭中蟲蟻哺之猴不顧猴亦將所食果栗與雞久

之覓成母子猴每夜宿雞必以兩翼覆護以爲常也又蕪湖繆八判官亦愛畜禽獸蟲魚之屬官揚糧驛邵伯鎮余過訪之錦雞鳴於座白鶴行於庭有孔雀生卵兩枚取以與母雞哺之半月餘果出二雛一雄一雌繆大喜兩雛漸長身高二三尺猶視雞爲母飛鳴宿食刻刻相隨殊不自知其羽毛之多彩而母雞行動居止喔喔相呼亦不自知其族類之不同也大凡覆育之恩雖禽獸亦知之似較人尤爲眞切嗚呼可以人而不如鳥乎

烘開牡丹

吾嘗謂今人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捐官有捐官而十倍于富者有捐官而立見其窮者總之如烘開牡丹其萎易至雖有雨露之功豈復能再開耶所謂倘不烘開落或遲者其言甚確

商賈作官固由捐班僧道做官須謀方丈然而亦要看運氣看做法做得好自可以窮奢極欲做得不好終不免托鉢沿門

恩怨分明

史記信陵君列傳或者之言曰人有德于公子公子不可

忘也公子有德于人願公子忘之也此言最妙然總不如以直報怨以德報德二語之正大光明今見有人畢竟在恩怨上分明者吾以爲終非君子

貧乏告借

凡親友有以貧乏來告借者亦不得已也不若隨我力量少資助之爲是葢借則甚易還則甚難取索頻頻怨由是起若少有以與之則人可忘情於我我亦可忘情於人人我兩忘是爲善道

爲善爲惡

大凡人爲善者其後必興爲惡者其後必敗此理之常也
余謂爲善如積錢財積之既久自然致富爲惡如弄刀兵弄之既久安得不傷哉此亦理之常也

不多不少

銀錢一物原不可少亦不可多多則難于運用少則難于進取蓋運用要縈心進取亦要縈心從此一生勞碌日夜不安而人亦隨之衰憊須要不多不少又能知足撙節以經理之則綽綽然有餘裕矣余年六十尚無二毛無不稱羡以爲必有養生之訣一日余與一富翁一寒士坐譚兩

人年紀皆未過五十俱鬚髮蒼然精神衰矣因問余修養之法余笑而不荅別後謂人曰銀錢怪物令人髮白言其一太多一太少也

不貧不富

商賈宜於富富則利息益生儈道宜於貧貧則淫惡少至儒者宜不貧不富不富則無以汩沒性靈不貧則可以專心學問

官久必富

語云官久必富既富矣必不長何也或者曰今日之足衣

足食者皆昔日之民脂民膏也烏足恃乎一旦敗露家產籍沒而爲官吏差役剖分偷竊人情洶洶霎時俱盡可嘆也余嘗誦某公抄家詩云人事有同筵席散盃盤狼籍聽群奴

收藏爲旺

虞山江蘊明嘗問閔處士銘曰術家言水旺於冬何以至冬反落處士曰意以收藏爲旺耳此言最有味今大富極貴之家如能事事收斂謙退而行自可大可久即收藏爲旺之義也

治家

易曰家人嗃嗃悔厲吉婦子嘻嘻終吝然吾見家人嗃嗃而操切太過者不但不吉凶悔隨之吾見婦子嘻嘻而和易近人者豈特不吝家道興焉總之治家以和平兩字爲主卽治國亦何獨不然

權歸于上者但願賢子孫子孫多艮其家乃昌權歸于下者不可聽奴僕奴僕執柄其家將隕

早起

古人有言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故凡蚤起者其人必勤富

之基也晏起者其人必惰窮之基也今人有俾晝作夜者自以爲適意而不知奸盜邪淫之事由此而生士農工賈之業由此而敗矣

種田

古人有云耕當問奴織當問婢乃腐儒語斯人也眞所謂四體不勤五穀不分不知稼穡之艱難者也如余者雖不自耕而食而農工之事瞭如指掌葢生在田間自幼熟聞又能留心察聽故知之獨詳有奴婢之所不盡知者耕讀二事明是二途而實則一理大凡種田者必需親自力作

方能有濟若僱工種田不如不種即主人明察指使得宜亦不可也葢農之一事算盡錙銖每田一畝豐收年歲不過收米一二石不等試思傭人工食用度而加之以錢漕差徭諸費計每畝所値已去其大半餘者無幾或遇凶歲偏災則全功盡棄然漕銀豈可欠耶差徭豈可免耶總而計之虧本折利不數年間家資蕩盡是種田者求富而反貧矣吾故曰必需親自力作方能有濟也

秀水王仲瞿孝廉與余論區種之法大爲今之種田者余笑云田地古今不同不可執一而論區種雖始於伊尹而

古法不傳嵇叔夜養生論亦言區種之法一畝可得百斛然自晉至今鮮有行者猶之王荆公行青苗錢不能治國適足害民總之種田以勤儉得時督率有法爲主便勝於區種矣

水利

南北風土異宜種植亦不同如江以南穀熟爲有秋江以北豆麥熟爲有秋也然歲之豐熟全在乎雨暘時若設有雨暘非其時則成偏災矣余年幾六十已遇兩次大旱一乾隆五十年丁未一嘉慶十九年甲戌雖江南烟水之區

皆成赤地在處乾涸禾苗盡槁見之傷心夫苗之得水猶小兒之食乳乳已涸矣兒豈能生故凡地方公事最重水利今有田富戶全不關心一到旱年束手無策爲之父母者將何以爲情耶

大江南各府州縣皆種稻而田有高低大約低田患水高田患旱吾鄉高田多低田少每遇旱年枝河乾涸則苗立槁一鄉之人言之保長將水車數十百具移至大河有水處車進枝河以灌苗田謂之踏塘車塘車一踏則租米全欠租米全欠則官糧無所辦故有田之家每至百孔千創

先糴米以納糧後糴米以爲食饑民之困苦未甦而公家之徵催已急是有田而反爲田累矣推其本源總在不講水利之故蓋官河運河是有司之事枝河池蕩是居民之責不知河道一年淤塞一年則居民一年窮困一年人自不覺耳

余嘗在王南陔中丞座上見兩邑宰晉謁中丞問兩宰云貴縣城周圍幾里有幾門兩宰枝梧茫然不能對余在旁不覺竊笑夫城郭之大小爲邑宰者尚不知又安知水利之通塞耶故凡官于東南而留心民瘼者必先明水利再

講田賦是致治之本

產業

凡置產業自當以田地爲上市屋次之典與鋪又次之然田地有水旱之患市屋典鋪有風火之虞俱要看主人家運家運好則隆隆日起家運壞則漸漸消磨而亦要看主人調度調度得宜自能發大財享大利調度不善雖朝夕經營越做越窮而已

子弟

素所讀書作宦淸苦人家忽出一子弟精於會計善於營

謀其人必富素所力田守分殷實人家忽出一子弟喜談風雅篤好琴書其人必窮

立志

大凡英雄豪傑其立志必與人有異司馬子長謂韓信雖爲布衣時其志與衆異是也然余見敗家子弟其志亦與人有異有某公子最愛度曲每登場必妝束小旦驚豔絕人觀者讚服有某富翁子最慕長隨嘖嘖稱道不數年間家資蕩盡而竟當長隨得遂其志可見賢愚之分只一反掌耳

吃虧

吃虧二字能終身行之可以受用不盡大凡人要占些小便宜必至大吃虧能吃些小虧必有大便宜也

無學

功名富貴未到手時望之如在天上一得手後亦不過爾爾然從此便生出無數波折無數覬覦既得患失勞碌一生而終不悟者無學故也故諸葛武侯戒子書曰學須靜也才須學也非學無以廣才非靜無以成學也

謹言

遇富貴人切勿論聲色貨利遇庸俗人切勿談語言文字寧緘默而不言毋駛舌以取戾此余曩時誠兒輩之言也可以爲座右銘

所業

人莫不有所業有所業便可生財以爲一歲之用又必堅忍操持則一歲如是明歲又如是積之既久自有盈餘即無盈餘亦不至於凍餒矣凡子孫衆多者必欲使之各執一業業成而知節儉又何患焉今見世家子弟既不讀書又無一業自給終日嬉笑坐食山空忽降而爲遊惰之民

自此遂不可問臧獲皂隸爲盜爲娼者豈有種耶

利己

今人既富貴驕奢矣而又喪盡天良但思利己不思利人總不想一死後雖家資巨萬金玉滿堂尙是汝物耶就其中看畧有良心者不過付與兒孫享用幾年否則四分五裂立時散去先君子嘗云人有多積以遺授於子孫者不如少積以培養其子孫也

習氣

子不克家雖是家運而亦習氣使然是中人以下之人不

可以語上者也嘗見某相國家子弟開賭博場某相國家子弟鬬蟋蟀場某殿撰某侍郎子喜爲優伶某孝廉乞食于市某進士困於旅舍死無以殮皆事之有者唐權文公不自秉文謂房杜子孫倚其富貴驕奢淫佚惟知宴樂當時號爲酒囊飯袋及世變運移餓死溝壑不可數計知自古而然焉

拒客

士相見禮自古有之未聞有拒客爲禮者大凡王公大人越富貴則賓客越多賓客越多則越拒客其勢然也王夢

樓侍講出爲雲南太守參見督撫始到官廳至于腹飢口渴欠伸倦坐終不得一見者嘗有詩云平生跋扈飛揚氣消盡官廳一坐中誦之令人齒冷昔蘇子瞻爲鳳翔判官陳希亮爲府帥以屬禮待之入謁或不得見子瞻客位假寐詩云同僚不解事愠色見髯鬚雖無性命憂且復忍須臾亦此意也

相傳裘文達公爲尚書時最喜提奬後進體䘏寒酸是以賓朋日多車馬日盛無有不見之客者每日　朝回請賓朋聚于一堂而自居末座一一問話或有未飯者輒留飯

使賓朋鼓腹歡欣而去而私謁之輩從此杜絕愛士賢聲亦從此益著矣家恬齋爲翰林時嘗謂一大吏而爲所拒心甚惡之及官太守擢至方伯客來必見以清廉爲政務以禮貌當幣帛客亦歡欣而去無有怨者皆不拒而拒之法也

或曰陽貨欲見孔子孔子不見孺悲欲見孔子孔子辭以疾則孔子亦嘗拒客矣子以爲非禮乎余荅之曰孔子之拒陽貨是抑權勢拒孺悲是明教誨與尋常拒客不同然孔子周流列國僕僕皇皇卒至無所遇者又安知非陽貨

孺悲之流爲之阻抑乎是可歎也

拒客二字不知褻慢多少人物或有必不得已之事者或有進益良言者或有剖白寃誣者或有以詩文就正有道者或有舟車跋涉越千里而至者或有並無所事以一見爲榮者未必盡是有求而來若槩行拒之恐非處世之道余見有某比部富而狂嘗拒客卽爲客賣至于破家辱身可不警懼乎

釋道寺院有客堂有主客師使四方遊人善男信女咸可小憩有來禮佛者有來布施者從無拒客之禮今富貴家

亦有賓館有客座原所以待客者也或主人他出或實在無暇或適有公事或偶攖疾病亦可使主賓之友相陪問因何事而來有所言否若拒之必生衆怨衆怨一生便多浮言殊非處世保家之道豈富貴家反不如釋道耶

凶器

兵者是凶器人人知所避矣而不知財者亦是凶器人人知所趨何也財之爲物如水火多不得少不得用之得當則爲善用之不得當則爲惡非特爲惡也可以殺其身殺其子孫至於瓦解冰消而不自知者故曰亦凶器也

驕奢

新城王阮亭先生家法凡遇春秋祭祀以及吉凶喜慶等事各服其應得之服然後行禮如子弟已入泮者始易藍衫其妻亦銀笄練裳否則終身著布余五六歲時吾鄉風俗尚樸素與王氏頗同不論官宦貧富人家子弟通稱某官有功名乃稱相公中過鄉榜者亦稱相公許著綢緞衣服今隔五十餘年則不論富貴貧賤在鄉在城男人俱是輕裘女人俱是錦繡貨物愈貴而服飾者愈多不知其故也

今富貴場中及市井暴發之家有奢有儉難以一概而論其暴殄之最甚者莫過於吳門之戲館當開席時𠵱然雜遝上下千百人一時齊集眞所謂酒池肉林飲食如流者也尤在五六七月內天氣蒸熱之時雖山珍海錯頃刻變味隨卽棄之至于狗彘不能食嗚呼暴殄如此而猶不知惜耶

新序謂昌邑王以冠賜奴龔遂曰今以冠冠奴是以奴虜畜臣也按古者奴婢皆有罪之人爲之故無冠帶所以分貴賤別上下也墨子曰君子服美則益敬小人服美則益

驕旨哉言乎

醉鄉

時際昇平四方安樂故士大夫俱尙豪華而尤喜狹邪之遊在江寧則秦淮河上在蘇州則虎邱山塘在揚州則天寧門外之平山堂畫船簫鼓殆無虛日妓之工於一藝者如琵琶鼓板崑曲小調莫不童而習之間亦有能詩畫者能琴棋者亦不一其人流連竟日傳播一時才子佳人芳聲共著然而以此喪身破家者有之以此敗名誤事者有之而人不知醒譬諸飲酒常在醉鄉是誠何心哉

收成

大凡苗禾豆麥花果蠶桑及一切種作總須勤健培植自然蕃茂然而亦要看後來收成如何于人亦然任憑富貴功名享盡人間之福祿者亦要看老年來結局如何如結局不好不可盡推之命運而亦由自己之不知止足不識分量不會收束故也

名利

易曰善不積不足以成名孝經曰立身行道揚名於後世論語曰君子去仁惡乎成名可見仁之與名原是相輔而

行見利思義以義爲利孟子曰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矣可見義之與利又是相輔而行後世旣區名利與仁義爲兩途已失聖人本旨而又分名與利爲兩途則愈況愈遠矣

名利兩字原人生不可少之物但視其公私之間而已夫好名而忘利者君子之道也好利而忘名者小人之道也求名而計利計利而求名者常人之道也吾見名不成利不就者有之矣未有不求名不求利者也若果不求名不求利不爲仙佛定似禽獸

神仙

自昔秦王漢武皆慕神仙求長生之術余以爲生而死死而生如草木之花開開謝謝纔有理趣列子云死之與生一往一反若生而不死僅留此身有何意味哉丁令歸來人民已非劉阮出山親舊零落至于邑屋變更無復一人相識者當此之時方將傷心悼痛之不暇而尚復能逍遥極樂耶豈寡情少義忍心害理者方能爲神仙耶

貪巧

貪吏歌於春秋巧宦目於晉宋自古已然不足論也夫貪

巧而明于民事者倘有人心者也貪巧而懵于民事者則禽獸之不若何也虎狼嗜人吾知其爲虎狼也避之可也鸚䳇能言吾知其爲鸚䳇也畜之可也人而至於不能避不能畜害及萬民害及天下將何以禦之哉使爲堯舜之臣豈特流放殺殛而已

雅俗

富貴近俗貧賤近雅富貴而俗者比比皆是也貧賤而雅者則難其人焉須於俗中帶雅方能處世雅中帶俗可以資生

培養

大凡一花一木雖得雨露自然之功而欲其本根之蕃茂花葉之鮮新非培養不能也先君子偶種鳳仙花數十盆置于庭砌朝夕灌漑頗費精神及花開時千枝萬蕊五色陸離竟有生平未經見之奇者次年灌漑稍懈仍是單葉常花平平無奇矣乃知培養人材亦猶是耳或曰每見穢莽中時露好花一枝則誰爲之培養耶余曰本根有花雖不培養亦能開放然狂風撼其枝嚴霜凌其葉吾見其有花亦不舒暢矣

子弟如花果原要培植如所種者牡丹自然開花所種者桃李自然結實若種叢竹蔓藤安能强其開花結實乎雖培植終年愈生厭惡

貪祿

每見官宦中有一種貪祿鑽刺之輩至老不衰一旦下臺恍然若夢門有追呼之迫家無擔石之儲在此人固自甘心而其妻子者將何以爲情耶余嘗有遊山詩云踏遍高山復大林不知回首夕陽沉下山卽是來時路枉費貪祿一片心葢爲此等人說法耳

順逆

人生順逆之境亦難言之譬如行舟遇逆風則舍艣上縴遲遲我行或長江大河不能施縴者惟有守風默坐而已見順風船過去輒妬之慕之未幾風轉則張帆箭行逍遙乎中流呼嘯于篷底而人亦有妬我羨我者余嘗有詩云順逆總憑旗脚轉人生須早得風雲然既遇順風張帆不可太滿滿則易于覆舟一旦白浪翻天號救不應斯時也雖欲羨逆風之船而不可得矣

或問富者所樂在何處曰不過一箇寬字而已貧者所苦在何處曰不過一箇急字而已然而處富者常亟亟天下皆是處貧者常欣欣實少其人故孔子曰貧而樂富而好禮皆爲人所難若顏子簞瓢陋巷不改其樂非有聖賢工夫未易言也

貧富

貧者是天下最妙字但守之則高言之則賤每見人動輒言貧或見人誇富最爲賤相余則謂動輒言貧其人必不貧見人誇富其人必不富乃知處富者不言富乃是氣[illegible]

靡貧者不言貧方是安貧

刻薄

吾鄉有富翁最喜作刻薄語嘗謂人曰錢財吾使役也百工技藝吾子孫也官吏搢紳亦吾子孫也人有詰之者富翁答曰吾以錢財役諸子孫焉有不順命者乎語雖刻薄而切中人情

余嘗謂發財人必刻薄惟其刻薄所以發財倒運人必忠厚惟其忠厚所以倒運

同此心

同此心也而所用各有不同用之於善則善矣用之於惡則惡矣故曰人能以待己之心待其君便是忠臣以愛子之心愛其親即爲孝子

童蒙初入學舍即有功名科第之心宦宦初歷仕途先存山林逸樂之想故讀書鮮有成而仕宦鮮有廉也安心於行樂者雖朝市亦似山林醉心於富貴者雖山林亦同朝市

不足畏

王安石以新法致宰相專以理財用刑感亂其君且謂天

變不足畏此其所以爲小人也余謂譬如父母教子繼之以怒將鞭撻之亦可云不足畏乎是必當遷善改過方可以爲人子

關學問

水火盜賊兵刑凶荒徭役及一切人世艱難之事無不可以老我之才增我之智勿謂無關學問也

不會做

後生家每臨事輒曰吾不會做此大謬也凡事做則會不做則安能會耶又做一事輒曰且待明日此亦大謬也凡

事要做則做若一味因循大誤終身家鶴灘先生有明日歌最妙附記於此明日復明日明日何其多我生待明日萬事成蹉跎世人苦被明日累春去秋來老將至朝看水東流暮看日西墜百年明日能幾何請君聽我明日歌

大才智

有才而急欲見其才小才也有智而急欲見其智小智也惟默觀事會之來不動聲色而先機調處思患預防斯可謂大才智

回頭看

余見市中賣畫者有一幅前一人跨馬後一人騎驢最後一人推車而行上有題云別人騎馬我騎驢後邊還有推車漢此醒世語所謂將有餘比不足也有題張果老像曰舉世千萬人誰比這老漢不是倒騎驢凡事回頭看此亦妙語

人身一小天地

人禀天地之氣以爲生故人身似一小天地陰陽五行四時八節一身之中皆能運會始生至十五六春也十五五六至三十餘夏也三十至四十餘秋也五十六十則全是冬

景矣故二十歲以前病一番長成一番若四十歲以後病一番則衰老一番猶之春時雨一番暖一番秋時雨一番涼一番也

凡事做到八分

風雨不可無也過則爲狂風淫雨故凡人處事不使過之只需做到八分若十分便過矣如必要做到恰好處非眞有學問者不能

厚道勢利之別

凡遇忠臣孝子及行誼可師文章傳世者之子弟必竦然

敬禮焉此厚道之人也凡遇大臣貴戚及豪强富商有錢有勢者之子弟必竦然敬禮焉此勢利之徒也

得氣長短厚薄

人得天地之氣有長短厚薄之不同萬物皆然而况人乎試看花草之屬有春而槁者有夏而槁者有秋而槁者有冬而槁者雖松栢經霜未嘗凋謝然至明年春氣一動亦要墮葉故知人有夭殤者有盛年死者有壽至七八九十至百歲者不過得氣之長短厚薄耳

過

人非聖賢誰能無過只要勿憚改而已改過遷善而已天下但有有過之君子斷無無過之小人吾輩與人交接舍短而取長可也但要辦明君子小人之界限蘇文忠公云我眼中所見無一个不是好人是眞君子之存心也所以一生喫虧然亦一生墮小人術中而終免於禍

儉

晏子春秋云嗇于己不嗇于人謂之儉譚子化書云奢者心常貧儉者心常富故吾人立品當自儉始凡事一儉則謀生易足謀生易足則於人無爭亦於人無求無求無爭

則閉門靜坐讀書談道品焉得而不高哉

苦

鄉曲農民入城見官長出入儀仗肅然便羨慕之視有仙凡之隔而不知官長簿書之積訟獄之繁其苦十倍于農民也而做官者於公事掣肘送往迎來之候輒曰何時得遂歸田之樂或採於山或釣于水乎而不知漁樵耕種之專其苦又十倍于官長也

慳

或問有致富之術乎曰有譬如為山將土一簣一簣堆積

上去自然富矣然有三大關焉自十金積到百金最難是進第一關自百金積到千金更難是進第二關自千金積到萬金尤難是進第三關過此三關日積日富矣亦尙有祕訣焉問何訣曰慳

累

古人有云多男多累余謂凡天下有一事必有一累有一物必有一累富貴功名情欲嗜好何莫非累豈獨多男哉故君子知其累也而必行之以仁義則其累漸輕小人不知其累也而反滋之以私欲則其累愈重是以道家無累

尙淸靜也佛家無累悟空虛也聖人無累行仁義也

田爲利之源亦爲累之首何也葢天下治則爲利天下不治則爲累以田爲利大富將至以田爲累大患將至

醒

人生一切功名富貴得意之事只要一死卽成子虛夢中一切功名富貴得意之事只要一醒亦歸烏有當其生時豈復計死當其夢時豈復計醒耶是以人生一世變化萬端若能凡事看空卽謂之仙佛可也若能凡事循理卽謂之聖賢可也